



逗留於農村經濟時代的徐海各屬(續)

吳壽彭

八 賦稅之畸重

關於土地的賦稅，在江北一是過重，二是紊亂。過重妨害農民的生活，自然造成農村的不安。江北土地瘠瘠，從前稅課很輕；現在加上種種附稅，也着實可觀了。雖則那些每畝的捐數仍然還輕。照東方雜誌所載陳翰笙先生文中的計算，江南及山東的田賦多至一元幾角。而這裏還只是幾角。然而以田地的生產力量為比率，則事實上這裏的每畝幾角是高於江南的每畝一元幾角了。

茲將淮陰縣賦稅負擔列表如下：
淮陰縣賦稅及帶征附捐一覽表

附捐類別		(一)按兩或石計算	
		上忙	下忙
項目	銀	每	兩
			漕米每石

黨部經費	普教費	自治費	公安隊費	附捐類別		合計	征收費	運河畝捐	選舉費	築路經費	建設教育民治地方等費
				上忙	下忙						
二十文	二分	三文	二分	上忙	下忙	一元三角二分五厘	一角二分三	一元二厘	二角		五角
二十文	二分	三文	二分	忙	漕米備註	九角二分	一角二分三				
按串	按畝	按畝	按畝				四角二分				

縣農會	五文	五文	五文	按串
汽車股	六厘	六厘		按畝
道路費	十文	無		按畝
合計	四分六厘又三十八文	四分六厘二十八文	二十五文	按串

看了上面名目繁多的附捐，誰都會吃驚的罷。然而事實上還有更可驚的事情。凡是那些田賦上的附捐還只是正式的限制於政府收取的。此外各省市鄉行政局或保衛團所抽收或勒派的，還有無可稽考的繁重。另外再有許多是臨時發生的花樣，如同驗契、庫券之類，更是額外的額外了。

本來在江北只是農業經濟，田賦當是惟一的稅收了；可是現在並不是這樣。譬如說灌雲縣一帶是鹽田，煮鹽要大量的柴火，於是就徵柴捐，從前只抽百分之一，現在非法徵收到百分之十或且超過。如此樣的事情很多。

第二說到田賦的紊亂，在江北真無以復加了。土地是弄不清，稅收也算不清。若果去詳細調查，則費十年之久，怕不見得能有明白結果。此地只能揀最顯著的說幾件。

就是極樂菴，大概都知道，屬院不在內，極樂菴有一千多頃田；而事實上向政府納糧而有單契的只二百五十餘頃。其餘的就是無稅的不可稽考的。如此的情形是江北各縣都一樣的。

下邳本是黃河故道，現在黃河早淤成耕田；而這些田地都是無稅的。於是下邳縣計算起來，只有四分之一的境地是有稅的。四分之三是無稅地。而且有稅地比無稅地是更病瘠。於是邳縣農村間田地的賣買，先要問清，有沒有賦稅。沒有賦稅的，少一重擔負，少一層麻煩，田價就高。凡是土豪劣紳都保有無稅的田，而農民大都是有稅的田。東海灌雲也是無稅田超出於有稅田的。其餘各縣稍為好些。

這種紊亂的不勻總是使土豪劣紳佔便宜農民吃虧的。現在一切附加在田上，使大多農民貧窮化，而大部分土劣田主原本是無稅田多，或原本不向縣政府納稅，而縣政府也不敢去催繳的，反而輕鬆得很。這樣是促使農民容易失去土地，而田主容易吸收土地。使土地集中的制度加一層保障。

九 田租之高度

田租之高度是應與其他土地生產力及佃租方式相提並論的。

(1) 平常農佃是有兩種不同制度：(a) 農民承租田主的土地，一切種子肥料農具工作等全由農民料理，到收穫時還租，這租額實還不過是全收穫的三分之一左右或者只有四分之一左右。(b) 農民分種田主的土地，一切種子肥料由田主料理，農民專做田工。還租通常是對半。(b)項的情形實比(a)項為苛刻。在(b)項之下農民成爲純粹的農業勞動者或者說是農奴之性質；每畝耕作所獲的餘賸實只有(a)項

農佃的一半而已。現今在江南承租的實佔農民之大部份。分種的已是很少很少的了。在江北都保全着封建的農奴制度的分種方法。大都是分種的，承租的很少。

同時這分種所還的分租實亦較江南為高。大致是最低的農民與田主各半，普通田主得百分之五五，農民得百分之四五，還六與四的分配也很平常。最高的例外有達田主百分之七十而農民百分之三十的。

(2) 若果以此高度之田租與江北農田生產力之薄弱相對比，則江北農民困疲狀況可以畢露。

在徐州鄉下曾有一個稍為詳細的農田生產數量調查。

年份	十 年 六			十 年 七			十 年 八		
	最高	最低	平常	最高	最低	平常	最高	最低	平常
麥	一石	三斗	六斗	一石二斗	五斗	七斗	一石一斗	三斗	六斗
秈	一石五斗	四斗	一石	一石七斗	五斗	八斗			
穀	一石二斗	七斗	九斗	九斗	三斗	七斗			
豆	七斗	三斗	五斗	五斗	二斗	三斗			
棉	百斤	五十斤	七十斤	百三十斤	四十斤	九十斤			

每斗約合小麥十五斤

民國十八年六月調查

普通的農民大概以十畝二十畝耕地的人為最多。春熟的麥子為其主要生產，秋熟種些高粱，秈秈，是沒多少價值的，能種穀子的田，難得有，而且產量也非常低，如今若以最高額計算，二十畝的田戶全收穫二十石的麥子，還去一半租尚有十石可以過活。若果以平常收成或荒歉收成計算則實祇有數擔的糧食成全年全家的支持，這樣無怪江北是到處的民有菜色了。沒有一件完衣，沒有隔宿的糧儲的貧農，在江北是佔了多數，這樣天天是在飢寒的恐懼之中，農村經濟是自然無從進步而反趨衰落了。

十 高利貸

高利貸在農業經濟中是一種明顯的徵象。農業社會中經濟的流動遲鈍而狹小，借債的利率是一定非常之高。這種高利貸實在是妨礙農村經濟的進步的。高利貸剝削貧農非常嚴重；農民要是一時不得不負了債，往往就日積月深，弄到難以復立的地位，農民一時拿田地抵押了出去，往往因利率的高速，不多時就被沒收了，所以高利貸是能加烈土地集中的趨勢的。就說民國以來的官僚軍閥，在江南已很少有以括地皮所得，來購置土地的，而在江北，民國以來官僚軍閥新購置數百頃地的，並不少見。這裏就是因為江北的利率是竟高出於江南至二倍以

上，富戶吸收農民，或衰落的小田主的土地，非常容易。

高利貸使貧苦自耕農失其田地，流為佃農；使佃農失其經濟生活之平衡而益加苦痛。

生產事業之進步，在於生產技術及工具之改良。現在江北的農民為高利貸所剝削，攘奪一切的賸餘，使無從有所積聚，凡土壤之加肥，農具之增添與改善，水利或森林之佈置，均不能進行，所以江北的農田如此疲瘠，農耕的技術實較江南為落後。我們在江南不必說，近來已有普遍的石油引擎，及電氣馬達為屮水灌溉之用。即是一部風車，就說明已能應用科學、力學、物理學的原理，來扇清米麥中的雜物。而在江北還沒有這個東西；當他們要去除麥黍中的稃屑，灰沙之類時，就以一塊板簸起麥黍於風中而颳散之。

在徐海各屬，親友之間的互通有無，本有許多是沒有利息的。在親友之間，不但不必有利息，而且恥言利息。然而除了這些古代義氣的遺傳之外，大部份經濟的流動都不在親友之間，而在貧的和富的，農民和田主之間；於是便有可驚的高利率。頂高的在數月之間可以獲取二三倍於本錢的數目。押款每年五分錢，是不足為奇；當舖平常月利自三分至四分錢，是很低的了。最低的二分錢，只是在存款或其他特殊情形時候。

前年國民政府曾有禁止高利貸的令文；於是江北的縣黨部就實行去限止當舖的利率，不得過於二分錢。這壓一下子就使所有的當舖關

了門，我們經過幾個最大的城鎮，都會去看過那些關了門的當舖。他們告訴我們說，非三分錢以上，不能獲絲毫利益的。

高利貸原本是起於生產的衰頹與貧困，所以不救濟其貧困，則高利貸的禁止並無效果。江北當舖的關門，反使困乏的農佃，更去遷就其附近之小田主，或專營高利貸的市儈之類。

十一 幣制及度量衡之紊亂

農業經濟交換制度之紊亂，都是使農民吃虧的。幣制及度量衡之紊亂，本是中國普遍的現象；而江北的紊亂程度是特別可驚。

這裏農村之間至今尚通行銅元；銀洋是寶貴的難見的貨幣。從徐州至海州一帶，大概本年每元四千元至四千七百文的兌價。從銅元的低價上看，可以明白江北農民所日漸受賜的損失。二十年前每一銀元兌價在一千元以下。現在所流行的錢幣以雙銅子為最多，單銅子兌價比雙銅子高，如今逐漸被吸收而為輕質的雙銅子所代替。張宗昌魯軍幾次的進佔，就帶了許多輕質銅元到這裏。直魯軍及孫傳芳的軍隊屢進屢退，他們籌餉是銀元，發餉是銅元及軍用票。還有我們在市面上看見有當五十及當百文的銅元；這個亦是軍隊帶來的。當五十的銅元重量約及平常當十銅元二個半。當百文的很少，份量更輕。這樣農民售出其農產，收進銅元，等幾天，以此銅元購買用品，已損失了百分之幾的價值了。在不知不覺間，被剝削的數目是無可計數的。

再有是許多店號如錢莊，當舖或商店都可以發銅元券，有五百文一張，一千文一張的。這種鈔票，既無保障又無監督。各城有各城的銅元券，各大鎮亦有各大鎮的銅元券。這項銅元券的增殖，一方面是更可低落貨幣價值；一方面如遇店號虧倒，則全部損失駕之於農民執券者身上。縣政府亦有發行這樣的銅元券的。

度量衡的紊亂本是中國獨一無二的情狀。一般商工業者直以度量衡的紊亂來賺錢。

與農民生活最有關係的應當是斗，這是以計量他的生產品的。然而從徐州以至於東海的七百里地面每斗小麥的重量，是從十五六斤以至於六十斤不等。在徐州說一斗小麥與在東海的一斗固然是大不相同了。而每一市集與鄰近的市集實際已經各各差異，而同一糧食販賣的人實際自己就有不很相同的斗斛或秤，以為量入量出之用。這些差異是如此的複雜，我們會試想加以調查，而始終不能有結果。

金陵大學教授喬啓明對於中國度量衡會有一番深切研究；此地可以暫時借用他調查所獲的結果來表明其紊亂之情狀。



銅元券

這個表格雖是山東的，他說明在一縣之中竟有如此的分別；在徐海一帶的紊亂情形，實是相彷彿的。

地		山		東		臨		色		縣	
點		盤		夏		翟		宿		毛	
單		河		口		家		安		家	
位		鎮		鎮		莊		鎮		寨	
每斗小麥合當地之斤數		一		一		一		一		一	
合部定甲制(斗)		斗		斗		斗		斗		斗	
四〇	二·八七六四	四六	三·三〇七九	五六	四·〇三七〇	六二	四·四五八五	七六	五·四六五二	八四	六·〇四〇五
一〇五	七·五五〇六										

在度衡的計算也是每一畝田，有其不同的大小；每個秤有其不同之分兩。

凡是這些紊亂的交換制度刻薄的剝削農民，而略奪其勞苦生產品，是足以阻止農民生活之安全與業務之進步。在另一方面實亦足以妨礙交換之

81734
利便，而停滯商業經濟之發展。

十二 水利之廢弛

范爾加 (E. Varga) 曾將中國革命問題歸結之於農業經濟問題；更歸結農業問題中的核心在水利經濟。中國全國的農田是依着他的河流與堤防而耕種的。數千年來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機能，即在維持這水利經濟；疏濬河流，保護堤防。

原來中國所以成爲一個農業的古國，即在水利經濟發展之早。所以李淑芬 (Richthofen) 看到中國灌溉設施之便利與有條例，曾嘆爲人類的奇蹟而記載着的。黃河之堤防，長江及珠江上下游河流之網都是世界各國所不見有的農事設備。而即今所述的淮河流域，原先也是富饒而肥沃的農野。夷考古籍，在唐宋之時天下之利以江淮爲最，是國家賦稅最重的一區。當初淮河集豫皖魯二十支流而灌溉徐海淮各屬地，是一條完善而和平的水路。

自從黃河奪了淮水故道，於是淤塞起來。以後黃河改道，自己離去了江蘇境地，而讓給淮河以一條填塞了的旱路。於是淮河流域二十支流的水，無所歸納。

直到如今，徐海各屬只要不下雨，草木就枯旱不能生長。一下雨就水積起來，淹了田地。倘使上游一帶連日大雨，即刻泛濫而下，成爲水災。在徐淮之間水旱的事情，已是不足爲奇的可怕經驗。

譬如說下邳縣。現在的縣城是新造了近三十年，依着沂河，與原來的舊城離開五十里。爲什麼縣要遷出這樣遠呢？就因爲舊城完全被水災沖掉了，至今只有些遺痕而已。以後在五十里外找定新城這地點，就因爲這裏有一小山。夏秋之交，每每發水，沂河已只贖四尺深，常是溢上岸，逢到這麼就先拿城門關起塞好，城圍就暫做堤防。倘水過分大了，有時也會淹過或淹進城內，大家就可以避上小山，以待水退，而全生命。水利經濟廢壞的禍害，實不但造成一時災禍。在水災最烈的時候，泛濫而至的洪水是夾着上流帶來的泥沙，歷了幾天或幾天退去的時候，地上可以有幾寸厚的沙積。這沙積蓋住了一切植物，不能復生寸草。於是凡所經歷的地帶，多少年不能耕作。這樣水災更改劣了農田的土質。這災禍並不比一時廬舍人畜的死亡爲小。

在往昔，水利是政府的重要工作。每縣每年沒有不興工事的，築堤，開濬，或是修閘；我們可以徵之各縣的史志。在冬閒的時候，集合了農民，做着這樣的事，常是以數百十里計算。有特設的官員如「總治河」，有平時負責管理人員如「河員」等人，專司其事，一直沒有荒疏。所以在往昔徐淮的農耕還能勉強。到近來，近二十年的爭戰不息，使一切都廢弛了。不但那淤淺了的支流，日更淤淺；連得運河都有閉塞的危厄了；千年交通南北的文化要流，如今只能達於清江浦；清江浦以北是不能通行的了。

所以水利的廢弛造成水旱的災荒，阻滯農田土壤之進步，妨礙了交

通之發展真是徐淮一帶的最大痛苦。我們試追訴歷史，單是徐州府屬於有明一代二百餘年間水旱蝗災以及因饑寒而起寇亂，見於史冊記乘的直有六十餘次，清朝一代又是近五十次。

十三 匪患

在江北每一縣中是沒有一天沒有盜案，沒有殺人案的，洗劫一個村莊，或是擄了大批的人去勒贖，都不算什麼一回事。上面說過江北散在民間的槍械有二十萬。這二十萬條中，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是屬於匪類的，有機關槍及迫擊砲的股匪也不算稀奇。

這劇烈的匪患的起來，原始於農業生產之衰頹。覆案前節所述歷史的記錄，可尋出裏面有一個悲慘的條例；這就是每在多少次的水旱災荒之後常會起一次大亂，這一回大亂往往能集合萬千人以攻略城邑，而救平他們常歷數年的戰鬪。這麼江北的匪患的劇烈實是重踏上歷史的輪迴而已。連接着的水旱與刀兵的轉輾不絕，破壞了江北無數農民的生業，遂使挺而走險，這是多匪的第一原因。

內戰的相仍，吸收了衆多的失業農民於軍隊；這些烏合的軍隊，每經一次戰事後散其大半，這些流散的農民軍人從他軍隊的生活獲得了殺意與掠奪心理，更能獲得軍隊槍械，於是很容易變為土匪，這是第二原因。

我們在銅山縣詳細調查過一個村名叫段莊的，共祇有百餘戶的農

村，竟有曾經當過兵的三十四人，現在還在行伍間的二十三人。這是怎樣驚人的數目！

中國本是素稱為農業國的；中國政府的重要機能之一該是農產之調節。所以各縣有積穀的制度，正為調節豐欠，以平定農民，而近來政府失其機能，一切調節制度是統統廢壞了。再覆按我們上引的歷史記載，有明一代，朝廷尚能於每次災荒之後，舉行免稅及放賑兩項，移江南或他處的食糧以濟恐慌，使窮苦的農民能有所依活。在清朝時候，政府調節農民生產的機能也尚能照常維持不垂。可是至今則全然不同了，政府不但去救災，反而無情的增加捐徵，於是農民是日益艱難；惟有強悍的能找生路，這是多匪的第三原因了。

這些都成為各色的掠鬪集團，或零星散匪，實使江北的農民日夜的提心吊膽。然而那些農民本來很苦，並無什麼存着的財富，那麼許多盜匪去奪取什麼呢？經過沭陽縣的時候，有人告訴我們說有農民措了槍耕地的，原因是會有土匪持槍到田裏去劫奪他的耕牛或耕驢的。蕭縣的農民又告訴我們，到收穫的季節，一面許多壯男到田裏割麥，必須留一部份壯丁在園子附近放步哨，不然收回去的麥子，會有土匪來劫去的。據說這樣的情形，不但在徐海屬可聽見，安徽各縣也常聞；即是離開南京很近的六合縣等，也已有此種警戒。還有說駱馬湖洪澤湖等地方，竟至於有成羣的股匪去田裏割搶麥子的。除了糧食牲口之類以外，再有可搶的即是人的本身了。隴海路站長職員等，晚上，都須投宿往數里

81736

附近的大寨子中去，以免危險。隴海路本來不開夜車的了。東海縣新浦的站長兩個兒子綁去了，以三千元贖出。綁票並不如上海的那麼名貴。常是開村的人都綁去，一批是數十百人。在隴海路阿湖一帶，有數十里的小村落茅房子都燒了，只贖泥牆，這裏小部份是土匪燒的；大部份是農民自己燒的。大家聚集到大圍子裏邊住宿，以厚集抵抗土匪的力量。這樣他們是每天趕着牲口，攜帶了饑饉，跑出四五里或七八里地去田作；晚上再跑這麼多路歸去求保障。

以牲畜食糧人口為搶劫的，又是農業經濟時代的另一徵象。

除了零星的盜匪不及備述之外，應稍論列左開的大集團，他們已成江北農村的大問題。

(一) 股匪 (二) 綁匪 (三) 刀會等

刀會在今春屢於江北暴動起來，所引起的驚變是很不小。考查他們的起源是先由防衛土匪而起的農民武裝組織。但是他們的構成份子每是(a)退伍軍人，(b)直魯軍人及孫傳芳齊燮元之部下，(c)田主土豪劣紳及其子弟，(d)及其佃農，(e)加上大部份流氓地痞，或(e)竟引入匪類。於是因了份子的複雜，往往會以防衛性質的東西，變成侵犯性質的東西。最近江北各縣，主要的是宿遷睢寧邳縣，屢屢暴動；刀會的焚掠至今尚留着深痕。至考查最近各處發生的原因大概是由於(a)退伍軍官的野心煽動以圖顛覆政府而復立權威，(b)土豪劣紳

刀會等概況及其暴動記略

受苦於新興國民黨員之檢舉等而謀復仇，所以有殘殺黨員及學生等事。(c)佃農小農等不勝政府的負擔，所以刀會是以抗糧為口號的。(d)新興黨員及學生之激急破壞農民之舊習慣，如不准迷信，不准過舊曆年等，於是遂有反應而來的各項復古口號。(e)一般人民不勝貪官污吏之誅求與無義，而懷普遍之憤恨，所以公安局及鹽局，市鄉政局每成爲暴動之集矢地。(f)但是最重要的請看邳縣戴則乾君給我的報告：「邳縣刀會發生暴動之原因，約分二種：(1)被土劣及反革命者之勾結——綠暴民及匪首薛幹臣等原本爲大田主土劣閻承武，陳士髦及前直魯軍團長郭寅皋等之農奴屬臣，仰其鼻息，受其支使。年來閻陳等被檢舉，不能復安，避去外方，因挾恨復仇，遂嗾使起事。(2)縣政府之非法土地登記——邳縣在淤黃河南北，土地確瘠，地契多未報驗，縣政府出示各業戶插木封地檢查，如未驗契，即將地充公。並派稽查四十人，四處敲詐，農民咸懷不安，因而受鼓動而羣起。」睢寧縣的報告也說是爲反抗政府驗田契而起的。宿遷縣刀會，爲一最大田主，即極樂菴(有田千餘頃)和尚所指揮，亦因恐懼於國民黨縣黨部及學校學生等不時有沒收寺產的風說而起來的。綜合上述諸說可決斷刀會是有二重性質的：一是田主及一切封建勢力爲保全其土地權而掙扎的武力反抗，二是這反抗武力都是利用了一般農民經濟狀況之衰落因而發生的爭鬪心理所鼓成的。

幫匪的擾亂農村社會，是很深遠，他以一種封建趣味，來吸收失業農民及小市民，成爲普遍而廣遠的組織。這本發生於運河附近，以次遍於江南各處。在徐海各屬還是很新近的事情，乃是適應了近來日益衰落

青紅幫等集團概略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七卷 第七號 逗留於農村經濟時代的徐海各屬

的社會，日益衆多的游民的需要而產生的，於是盛行開香堂，收徒弟，而成立起來，其大概情形，可於下表得之。

備註

- (一) 該會曾經繳得公安局，鹽局，保衛團等之槍械。
- (二) 淮陰刀會尙安分，仍保持其自衛性質。
- (三) 已於十七年消滅。

縣名	會名	人數	暴動略記			被害		
			時期	地點	參加羣衆			
邳縣	小刀會	數千人	十八年四月十二起歷一週	峇灣舊城土山	五千餘人	鋼鎗大刀等	峇灣張家集舊城邳州土山一帶	焚毀學校殺死國民黨員二人平民二人傷公安分局長一人
宿遷	小刀會	數千人	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至四月十八	城廂峇灣皂河陸集等	數千人	大刀紅纓槍土炮快鎗盒子砲	峇灣藏字圩大河鄉義勇市皂河鄉等地	城廂附近公安局保衛團軍隊黨員學生居民等百餘人被殺
睢寧	小刀會	數千人	十八年四月十二三四日	北境古邳鎮南境三山市最近各機關	二千餘人	手提機關鎗手槍步槍大小紅纓刀等	大多居留土劣之圩寨	三山市政局長公安局長均遍身重傷
泗陽	小刀會		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	縣城西南一帶			縣城四面	
阜寧	小刀會						散處西北鄉農村	
淮陰	小刀會						四鄉全有	
漣水	小刀會							

縣名	集團名稱	發生時期	現有人數	重要居留地
贛	榆義氣會又名「家裏」	民國元二年	數百人	六合鄉海頭街金山市韋家湖及石埠等
沭	陽安	青	幫	每逢青紗帳起
灌	雲青	幫	發生甚早難於稽考	四五千人
東	海青	幫	民國十四年	三百餘人
東	海紅	幫	民國十五年	一千二百餘人
宿	遷安	青	幫	發生甚早
邳	縣安	青	幫	明末清初
碭	山安	青	幫	清初
蕭	縣安	青	幫	明末清初
豐	縣安	青	幫	清初
銅	山安	清	幫	清時
鹽	城青	幫	清光緒初年	七百人
阜	甯青	幫	清季	三百餘人
漣	水青	幫	光復前後	千餘人
泗	陽青	幫	清時	數千人
淮	安	紅	幫	已久
淮	陰	青	幫	名安清紅幫名在禮

(四)

(三)

(三)

(二)

備註

(一) 近來刀會與起該幫份子都有成爲刀會的。

(二) 紅幫首領名叫胡守愚的已捕獲，青幫首領名叫馬玉青已逃避出去，但是徒衆仍能繼續騷亂，顯見其已有相當組織力量，所以不致洩散。

(三) 土匪流氓地痞多入青幫。

(四) 漣水青幫在光復前只五百餘人，有槍約二百枝，民國初年只三四百人，至近今漸多已在千人以上，蓋失業游民入幫的亦多。

股匪是很難調查的，然而非常之多。在江北一到晚上各圍寨盡是土砲的聲響，互相應和以爲警戒。隨處是這樣的警聲，就表明隨處有土匪股匪的危險了，單說並不僻偏的徐州一縣就有鹿世典白秀桐等爲我列了一表，排着是高老虎，齊小鴉子，姜痞痞，蘇歪子，劉七，老母雞（劉略）等一十一股，各有槍數十枝至百餘枝，人數倍之，其餘可想而知了。

十四 結論

生長在江南的兒女們，年年看見江北人的來到於江南各縣的城市做小販，做廠工，做黃包車夫，做一切下賤的事，在一隻破爛的小船裏邊，住宿，吃飯，養小孩子。又年年看見許多江北人來到各縣的鄉村，開墾荒田或是傭工，蓋起一二間草蓬子與江南的清秀豐腴的田野以一可憐的點綴。尤其是上海一隅紡織工人，製造工人，重工業工人，小車夫，黃包車夫，碼頭工人，苦力，江北人佔了最大的成分。南市與閘北的貧民窟以及浦東徐家匯土山灣一帶的茅舍櫛比都表明了江北人困苦的生活。這篇文字的主旨即在說明這些艱難的來歷。

這就是說明江北生產之衰落，經濟之困亂，實迫他們逃出來另尋生

路的。江蘇的人口分配之大概是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聚集在江南全省四分之一的地面上，而反過來即是說江北佔了四分之三的面積，只容着三分之一的人口。江南人口的密度是全中國第一，而江北的密度却不及南中國的諸省，即是山東河南亦還比不上。爲什麼這樣稀疏的地方，反向最稠密的地方移植呢？種種的禍害，實在使他們難得生活啊。

這些禍害之造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各項社會及自然的變動，歷多少年代之交相爲用，已成不可解釋的複雜。若說要求明白地闡發江北一帶生產何以竟至如此衰頹及長時停頓於農業經濟之原因，確實是難而又難的工作，這裏所費的篇幅還只是一個概略的報告而已。很多中外人，曾起疑問，以爲中國農業及手工業商業早於外國很久，何以外國落後的農業及手工業，跨入新工業時代已一二世紀，中國却仍然留於手工業及商業，而受支配於基本的農業經濟階段呢？（徐海在淮河下游原是中國富庶之區，古昔江淮並稱。江北爲文化經濟之先進，爲什麼如今反比江南落後呢？這與中國如今反比外國落後，實是一個彷彿的疑問。）這疑問至今仍在疑問着，沒有確當的對答。然而時代的推進，不

正在求揭破這難解的謎麼？二三十年來的紊亂中國不是在求入於新工業時代的努力麼？從清末就有「振興實業」的口號，辛亥革命，清朝專制政體推翻，即是中國求進步之一徵象；及振興實業不成，才明瞭這是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的壓迫，於是又造成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這些都是求解放農業經濟而入工業經濟的表現。凡是「平均地權」「關稅自主」等口號，是與「振興實業」有着一貫的意義與歷史的進程的。

便是我們目前所述的，最落後的，幾乎純粹農業經濟的江北地帶，也清楚地萌動着新時代的生命。便是江北，我們已到處可見民主勢力之抬頭及急急需求經濟進步之形象。國民黨的青年份子正在活動，要求

沒收軍閥餘孽，土豪劣紳的大田產。且確實亦有偶然實行的，因此各園子的封建主的威信略為減小，至少那些封建主已不復如往昔的安心了。更加共產黨圖謀暴動來沒收大田主及小田主的土地，因此各處的田主不復有與會來再行吸收土地了。我們覆按上面關於刀會的一節，明白刀會是從對土匪的自衛變成封建主的利用保障地權的標語，反抗新興的勢力，但由此亦即可明白江北新興的民主勢力已有相當的威武，所以會引起抗爭。而且這些封建勢力也已在謀讓步了。譬如宿遷的極樂菴，他不僅是宿遷的大地主，亦是全江北的最大地主，他一面竟能號召其佃農，會衆，攻破縣城，打殺國民黨人，搗毀學校，在街上貼滿擁護富紳等標語；然而從去年冬季至近今半年中，暗中變質了的田地已達五十餘頃了。其餘田主在分散其土地，換現款存入銀行，或遷去上海，

或經營小商業等事情，是江北到處可發見的；亦是江南及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處同樣普遍的現象。

現在中國革命，根本在求經濟的進步——即是從農業的以入於工業的時代；則往昔為何一直逗留於農業經濟？這個原因，是必須闡明的。雖以中國歷史的悠久，與地理的遼闊，欲推究其原因，自然非常複雜而難解。不過中國革命的基本路線之確定，實在必須明白了這逗留阻滯的原因後，纔有依據，不致歧誤。所以這問題是應喚起大家的注意而有廣大的詳入的研究的。

這裏我單說江北，根據上述的種種，概括的結論之；經濟的進步依據於生產技術或生產工具與生產組織兩項；而此兩項實交相爲用。江北之所苦在於（1）水利之不治，不能以人力克服自然，遂有一切的災害與田力之瘠減，（2）土地之集中使封建諸現象爲之持續，而田租及高利貸剝削之劇烈，一方面既浪費農田的生產，一方面又低落農民之裕力，阻滯商工業之發展。目下中國革命之需要，在江北當即爲（1）土地之分散以變更其不良生產組織，（2）生產技術及生產工具之改良，而水利之整刷，即爲其中唯一的根本，可使農田生產力增高。農田之分散爲從農業經濟積聚工業資本之一路，而生產力之增高實即消費力之增高，亦即使工業資本之產品，有其發展之市場。江北當在這兩項途徑之上打破舊封建農業經濟而趨入新工業經濟之時代。